

中国学人自述丛书



卷之二 张元自述

才学渊博 造诣久相 述语别  
派高明 清晓流传 能渡  
周蔡 常听 鹤鸣 声  
容外 结瑞 清成 卿师 友

元自述

元培著 · 江苏人民出版社



元培

八心 功后

祖成 并



K825.4 / Z

中国学人自述丛书

# 子民自述

蔡元培 著

编选者 朱鸿召

江苏人民出版社

书 名 子民自述  
著 者 蔡元培  
责任编辑 左 衡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75 插页 4  
印 数 1—3000 册  
字 数 223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419—5/G·742  
定 价 16.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主编：朱鸿召  
策划：孙立芳  
刘芳

中国学人自述  
丛书

- 我史
- 章太炎生平与学术自述
- 饮冰室主人自述
- 子民自述
- 雪堂自述
- 弢园老民自传

康有为 著  
章太炎 著  
梁启超 著  
蔡元培 著  
罗振玉 著  
王 韬 著

ACA76/05

责任编辑：左 衡  
封面设计：潘小庆

## 总 序

学人自述是优美的散文,具有诱人的可读性。红尘落下,利害远去,恩怨亦忘却,留下一片真情把平生述说。历经劫波,相逢一笑,山还是山,水还是水,但这山这水已融会了那曾经山不是山、水不是水的峥嵘壮烈。生命的热情经过岁月的酝酿,都化度成清醇甘冽的琼浆,斟满人生的经验智慧。来,端起散文的酒杯,与你共享畅述胸怀、相照肝胆、抚慰心灵的兴致情分。

学人自述是个人心灵化的历史,具有独特的文化思想价值。任何时代、社会的历史真实,都寄寓于个人心灵,并表现为一种心理真实和生命状态。这是鲜活的历史,光芒四射的人性感知。只要你用心灵去叩访它,就会领悟到人生的旖旎风光,体验到生命的顶峰境界,悟彻到命运的永恒微笑;只要你用心灵去拥抱它,就可能把按出一个时代的脉搏,解读出一个社会的密语,诠释出一段历史的真谛。

学人自述是本专业学术的反省检讨,具有亲切的学习指导特征。越是伟大的学人,其学术思想理论的逻辑起点与其生命经验的历史起点,越是具有密不可分的同一性。通过学人自述的历史起点,找到学术思想的逻辑起点,沿着学理的演进脉络,小心谨慎地追究下去,是通向学问理论之堂奥的一条

## 目 录

- 一、故乡岁月····· ( 1 )
- 乡土····· ( 1 )
- 童学····· ( 2 )
- 科举····· ( 6 )
- 二、家世血缘····· ( 13 )
- 父系····· ( 13 )
- 母亲····· ( 15 )
- 三、经办新式学校····· ( 17 )
- 戊戌心迹····· ( 17 )
- 绍兴中西学堂····· ( 20 )
- 上海南洋公学····· ( 26 )
- 爱国女学校····· ( 32 )
- 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 ( 38 )
- 四、委身革命····· ( 41 )
- 《警钟日报》····· ( 41 )
- 光复会与同盟会····· ( 43 )
- 五、留学与游学····· ( 48 )
- 从柏林到莱比锡····· ( 48 )
- 重返莱比锡····· ( 58 )
- 在法国····· ( 60 )
- 考察欧美····· ( 64 )
- 六、出任教育总长····· ( 109 )
- 奉命接洽袁世凯····· ( 109 )

组建民国教育部 .....	(116)
七、主持北京大学 .....	(119)
厉行改革 .....	(119)
兼容并包 .....	(126)
支持新文化运动 .....	(134)
辞职复留职 .....	(163)
八、从大学院到中央研究院 .....	(177)
大学院时代 .....	(177)
领导中央研究院 .....	(178)
九、保障民权 .....	(183)
十、羁居香港 .....	(187)
晚年生活 .....	(187)
七十寿庆 .....	(189)
十一、婚姻爱情 .....	(194)
婚姻理想 .....	(194)
悼亡祭文 .....	(202)
十二、性情主张 .....	(206)
爱好旅行 .....	(206)
勤俭的生活观 .....	(209)
素食主义 .....	(213)
美育人生 .....	(215)
对学生的希望 .....	(224)
读书的经验 .....	(239)
附：蔡元培年谱 .....	(241)
编后记：惟有人格担道义 .....	(296)



## 一、故乡岁月

### 乡 土

前清同治六年丁卯十二月十七日[公元 1868 年 1 月 11 日]亥时,我生于浙江省山阴县城中笔飞衢故宅。

那时候,山阴县属绍兴府。绍兴府有八县,山阴、会稽两县署与府署同城,自废府以后,乃合山阴、会稽两县为绍兴县。笔飞衢是笔飞坊中的一衢。相近有笔架山、笔架桥、题扇桥,王右军<sup>①</sup>舍宅为寺的戒珠寺,王家山(即戴山)。相传右军在此的时候,一老妪常求题扇,有一日,右军不胜其烦,怒掷笔,笔飞去,这就是笔飞名坊的缘故。此说虽近于神话,但戒珠寺山门内有右军塑像,舍宅为寺的话,大约是可靠的。(《自写年谱》,1940年2月。)

“行山阴道上,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令人应接不暇。”有这

---

<sup>①</sup> 王羲之(321—379),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曾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等职,以性好山水,称病辞官。他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有“书圣”之誉,世称王右军。

种环境,所以历代有著名的文学家、美术家<sup>①</sup>,其中如王逸少的书,陆放翁的诗,尤为永久流行的作品。最近时期,为旧文学殿军的,有李越缦先生<sup>②</sup>,为新文学开山的,有周豫才先生,即鲁迅先生。

[鲁迅]他的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地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又是何等学力! (《〈鲁迅全集〉序》,1938年6月。)

## 童 学

子民以十七岁补诸生,自此不治举子业,专治小学、经学,为骈体文。偶于书院中为四书文,则辄以古书中通假之字易常字,以古书中奇特之句法易常调,常人几不能读,院长钱振常、王继香诸君转以是赏之。其于乡、会试,所作亦然。盖其好奇而淡于禄利如此。然己丑、庚寅乡、会试联捷,而壬辰得翰林庶吉士,甲午补编修,在子民亦自以为出于意外云。

子民二十岁,读书于同乡徐氏,兼为校所刻书。徐氏富藏

---

① 绍兴乡土,地灵人杰。汉有王充(约27—97),晋有王羲之,唐有贺知章(659—744),宋有陆游(1125—1210),明有徐渭(1521—1593),清有陈洪绶(1598—1652)、章学诚(1738—1801),近现代有鲁迅(1881—1936)。

② 李越缦(1830—1894),又名慈铭,字悉伯、爱伯,号莼客、越缦老人。光绪六年进士,官至山西道监察御史。一生致力于经史百家研究,诗词古文,声名远播。著有《越缦堂文集》、《越缦堂日记》等。

书,因得博览,学大进。

子民之治经,偏于故训及大义。其治史,则偏于儒林、文苑诸传,艺术志,及其他关系文化、风俗之记载,不能为战史、经济史及地理、官制之考据。盖其尚推想而拙于记忆,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于旧学时代,已见其端矣。(《蔡元培口述传略》(上),1919年8月。)

是年[六岁],我始进家塾,塾师是一位周先生。那时候初入塾的幼童,本有两种读书法:其一是先读《诗经》,取其句短而有韵,易于上口。《诗经》读毕,即接读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其二是先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千家诗》等书,然后接读四书。我们的周先生是用第二法的。但我记得止[只]读过《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三种。那时候塾中以读书为主要工[功]课,先生坐着,学生立在先生之旁,〈先生〉先读,学生循声仿读,然后学生回自己座位,高声读起来。读书以外,止有两种工课,一是习字,一是对课。

习字,先用描红法,即购得红印范本,用墨笔描写。先由先生把住学生的手,依样描写,连笔画的先后也指示了。进一步摹写,是墨印的或先生写的范本,叫作影格,用纸蒙着上面,照样摹写,如现在用拷贝纸的样子。再进一步临写,是选取名人帖子,看熟了,在别纸仿写出来。

对课,是与现在的造句相近,大约由一字到四字。先生出上联,学生想出下联来。不但名词要对名词,静词要对静词,动词要对动词;而且每一种词里面,又要取其品性相近的。例如先生出一山字是名词,就要用水字、海字来对他,因为都是地理的名词。又如出桃红二字,就要用柳绿、薇紫等词来对他。第一字都用植物的名词,第二字都用颜色的静词。别的可以类推。这一种工课,不但是作文的开始,并且也是作诗的

基础。所以对到四字课的时候,先生还用圈发的法子,指示平仄的相对。平声字圈在左下方,上声左上方,去声右上方,入声右下方。学生作对子时,必要用平声对仄声(仄声包上、去、入三声),仄声对平声。等到四字对作得合格了,就可以学五言诗,不要再作对子了。

[十一岁时,]因父亲见背<sup>①</sup>,无力再聘塾师,我就在我家对门李申甫先生所设的私塾读书了。李先生的教授法,每日上新书一课,先朗读一遍,令学生循声照读,然后让学生回自己位置上复读,到能背诵止,余时温习已读各书。在上课以前,把读过的书统统送到先生的桌上,背先生而立,先生在每一本上撮一句,令学生背诵下去,如不能诵或有错误,就责手心十下退去,俟别的学生上课后再轮到,再背诵,如又有不能诵或错误,就责手心二十下。每次倍加。我记得有一次背诵《易经》,屡次错误,被责手心几百下。其他同学当然也有这种状况。

[十三岁时,]是年始试作制艺,就是俗称八股文的。那时候试作制艺的方法,先作破题,止两句,是把题目的大意说一说。破题作得合格了,乃试作承题,约四五句。承题作得合格了,乃试作起讲,大约十余句。起讲作得合格了,乃作全篇。全篇的作法,是起讲后,先作领题,其后分作六比或八比,每两比都是相对的。最后作一结论。由简而繁,确是一种学文的方法。但起讲、承题、破题,都是全篇的雏形。那时候作承题时仍有破题,作起讲时仍有破题、承题,作全篇时仍有破题、承题、起讲,实在是重床叠架了。

[十四岁时,]是年始就学于王子庄先生。先生讳懋修,设馆于探花桥,离我家不过半里。我与三弟朝就塾,晚归家,在

① 见背:婉言长辈去世。

塾午餐，每月送米若干，每日自携下饭之菜。其他同学有回家午餐的，有宿于先生所备之宿舍的。是时我已读过四书及诗、书、易三经，又已读删去丧礼之小戴记（那时候读经，专为应试起见，考试例不出丧礼题，所以不读丧礼），正读《春秋左氏传》。先生为我等习小题文，（未入学的，考试时文题多简短，叫做小题；乡、会试的题较长，叫做大题。）不可用四书五经以外的典故与词藻，所以禁看杂书。有一日，我向一位同学借一部《三国演义》看，先生说看不得，将来进学后，可看陈寿的《三国志》。有一日，我借得一部《战国策》，先生也说看不得。但王先生自记〔己〕却不是束书不观的。他因为详研制艺源流，对于制艺名家的轶事，时喜称道，如金正希（声）黄陶庵（淳耀）的忠义，项水心（煜）的失节等等。又喜说吕晚村，深不平于曾靖一案。又常看宋明理学家的著作，对于朱陆异同，有折衷的批判。对于乡先生王阳明固所佩服，而尤崇拜刘蕺山，自号其居曰仰哉山房。所以我自十四年至十七年，受教四年，虽注重练习制艺，而所得常识亦复不少。

那时候，在王先生塾中的同学，不下三十人，与我最要好的是薛君朗轩。薛君长于我两岁，住大路，他每晚回家，必经过笔飞街口，所以我们每日回家时必同行，路上无所不谈，到笔飞街口始告别。

那时候，我所做的八股文，有不对的地方，王先生并不就改，往往指出错误，叫我自改。昼间不能完卷，晚间回家后，于灯下构思，倦了就不免睡着，我母亲常常陪我，也不去睡。有一次，母亲觉得夜太深了，人太倦了，思路不能开展了，叫我索性睡了，黎明即促我起，我尔时竟一挥而就。我终身觉得熬夜不如起早，是被母亲养成的。（《自写年谱》，1940年2月。）

## 科 举

[十五岁至十七岁,]这三年里边,我记得考过小考两次。那时候小考分作县考、府考、道考三级。县考正试一场,复试五场。府考正试一场,复试三场。道考由提学使主持,旧称提学道,所以叫作道考,正试一场,复试一场。每次考试的点名,总在黎明以前。我母亲于夜半即起煮饭,饭熟乃促我起,六叔父亦来共饭,并送我进考场。所以为我的考试,我母亲也辛苦了多少次。直到我十七岁,才进了学。那一期的提学使是广东潘峰琴先生,讳衍桐,广东番禺人。

[十九岁时,]是年八月初旬,我第一次随六叔父往杭州,应乡试。启行这一日,照六叔父成例,祭祖告别。晚餐后上乌篷船,船行一夜,到西兴,渡钱塘江,到杭州。初八日黎明进考场,作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初九日出场。十一日第二次进场,作五经文五篇,十二日出场。十四日第三次进场,对策问五道,十五日出场。杭州与萧山止隔一江,故萧山人应试者常回家赏中秋。凡第一场、第二场试卷上有犯规的,如烧毁或不合格式等,辄于蓝纸上写号数,揭之考场照壁,俗称上蓝榜。我虽初次观场,幸而未上蓝榜。

乡试卷不但编号糊名,并须由官派誊录用朱笔誊写一份,使考官不能认识考生的笔迹。但誊录往往潦草塞责,使考官不能卒读,因此有一部分誊录,先期与考生接洽,于首行若干字内,插用某某等三字,以便检出,特别慎写,藉以取得特别酬资。

每次留场二日，饮食须自备，考生自携白米及冷肴、汤料等。每号有一勤务兵，时称号军，所携之米，本可付号军代煮，但号军多不良，所以我等都自携紫铜炊具，叫作五更饥的，用火酒炊饭。

每号之末间即厕所，坐近末间，每闻恶臭。又登厕时亦常苦呼吸为难，则携艾绳进场以避秽。

集万余人于考场，偶有神经错乱，于试卷上乱写情诗或漫画杂事，甚而至于自杀的。闻者每附会事因，认为报应，并且说点名将毕时，有官役举一黑旗，大呼“有恩报恩，有冤报冤”云云，皆无稽之谈，但那时候常常听人道及的。

乡试后举人例游西湖，那时候游湖的都出涌金门，门外有茶馆数处，忆其一名三雅园。由此地呼舟可游彭公祠（即三潭印月）、左公祠（左宗棠）、蒋公祠（蒋益澧）、刘公祠（刘典）等处，都是满清功臣，所以辛亥后都废，止[只]有三潭印月，至今尚存，但也没有人再提彭公祠的名了。别墅亿止[只]有高庄与俞楼。

杭州人喜用主试的姓作俏皮的对子，是年主考为白、潘二君，杭人就用《白蛇传》同《金瓶梅》作对，是“精灵犹恋金山寺，魂魄长依紫石街”。

[二十岁时，]是年我以田春农先生（名宝祺）的介绍，往徐氏为徐君以懋（名维则）伴读，并为校勘所刻《绍兴先正遗书》、《铸史斋丛书》等。

我自十七岁以后，因不再受王子庄先生之拘束，放胆阅书。六叔父茗珊先生所有之书，许我随意翻阅，如《说文通训定声》、《章氏遗书》、《日知录》、《困学纪闻》、《湖海诗传》、《国朝骈体正宗》、《绝妙好词笺》等，都是那时候最喜读的书。于是就学作散文与骈文，每有所作，春农先生必大加奖励，认为可以造就，所以介绍我到徐氏，一方面固为徐君择友，一方面

为给我以读书的机会，真是我生平第一个知己。

田氏、徐氏，藏书都很多。我到徐氏后，不但有读书之乐，亦且有求友的方便。王君寄廌（名佐）为以愁弟硕君之师，熟于清代先正事略等书，持论严正。以愁之师朱君茆卿，人甚豪爽，善为八股文与桐城派古文。魏君铁珊（名彧）有拳勇，能为诗古文辞，书法秀劲，皆尔时所识。以愁之伯父仲凡先生（名树兰）搜罗碑版甚富。那时候，年辈相同的朋友，如薛君朗轩、马君涓菀、何君阆仙等，都时来徐氏，看书谈天。曾相约分编大部的书，如《廿四史索引》、《经籍纂诂补正》等，但往往过几个月就改变工作。这种计画[划]，都是由我提出，但改变的缘故，也总是由我提出，所以同人每以我的多计画[划]而无恒心为苦。徐君以愁尝评我为“无物不贪，无事不偏”。

那时候我也去考书院，山阴龙山书院的院长是钱笮仙先生（讳振常），会稽的稽山书院院长是王止轩先生（讳继香），我的八股文是用经、子中古字义古句法凑成的，钱先生很赏识的；诗赋有时候全用小篆写的，王先生很赏识。

[二十二岁时，]秋，往杭州应乡试，未中式。

[二十三岁时，]我去应科试，列第一名。

是年有恩科。秋，复往杭州应乡试，与王君寄廌、徐君以愁同中式，主试为李仲约（讳文田）、陈伯商（讳鼎）两先生。房官为缙云县宦汝梅先生，得余卷，谓是老儒久困场屋者。

[二十四岁时，]是年春，往北京应会试，偕徐君以愁行。先至杭州，因雨滞留数日，向某公司借小汽船拖无锡快至上海，因那时候还没有小轮船公司的缘故。到上海后寓北京路某茶栈，徐氏有股份的。有人请吃番菜<sup>①</sup>，看戏，听唱书，游徐园、张园。那时候张园称作味菀园，左近房屋不多。愚园正在

<sup>①</sup> 番菜：西餐的旧称。



布置。由上海乘招商局轮船到天津,换乘内河船到通州,换乘骡车到北京。

那时候我们同乡京官有鲍敦甫、吴解唐、王止轩诸翰林,李莼客、娄炳衡诸部曹。莼客先生是我在徐氏的时候常常读他的诗文与尺牍的,又常听杨宁斋先生讲他的轶事,所以到京后最崇拜的自然是他了。

会试后,我中式<sup>①</sup>。房师为王黻卿先生(讳颂蔚),是很有学问而且怜才的。座师虽有四位,而我的卷子却在孙崐山先生(讳毓筠)手中。是年会试题为“子贡曰夫子之文章至惟恐有闻”。我的文中有“耳也者心之译,躬之督也及顺译道张督权而已矣”等语,有人问孙先生:“督躬有来头么?”孙先生说:“这何必有来头。”这一年的殿试,文韵阁写□闾闾而□□一句,误落闾字,乃改而为面,又写一而字,预备倩友人代为挖补,仓卒间不及改,即缴卷。阅卷时,有人疑闾面误写,翁叔平知是文君,特为解释说:“此有所本,我们年轻时,尝用闾面对檐牙。”遂以第二名及第。当时北京流传一对子:“闾面居然登榜眼,督躬何必有来头。”

因殿试朝考的名次均以字为标准,我自量写得不好,留俟下科殿试,仍偕徐君出京。此行往返,均由徐氏请一酒商张湘文氏作伴照料,张君对我很关切,甚可感。

是年,上虞县设修志馆,朱黻卿氏为馆长,王寄庐氏为编纂,聘我为总纂。我为拟访事例:以山水、都里、土产为各乡

<sup>①</sup> 会试中式后,为何延至两年后始补应殿试成进士?据蒋复璁指出:蔡元培先生应考后,以所作文送李文田(广东顺德人,乡试时主考)一阅,认为所撰“怪八股”不合于科举,难望获中,遂离京南下。诿知放榜时却名登榜上,但已来不及赶回参加殿试,不得不推迟至壬辰科补应殿试。(见蒋复璁:《蔡元培先生的旧学及其他》,载《传记文学》第184期,1977年9月,台北。)